

把应有的戏份演好

□ 张宗子

一件事,如果你自己看明白了,别人的议论就不会影响你。如果他人的议论给你造成了喜忧,甚至影响你的决定,让你迟疑不决,那就说明对于这件事你还不完全是明白。

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教会我很多事,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。孔子说“四十而不惑,五十知天命”,说的都是把事情看明白。可见他和我们一样,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年轻的时候有过疑惑,有过不确定,即使三十而立了,在世上做人行事有原则,知道大方向,不犯根本性的错误,然而对于生命的意义、人的责任、努力与成败的关系,还是不能把握。《易经》教会了孔子变通的智慧,一方面,他坚持理想,承担责任;另一方面,就像孟子说的,有些事情,甚至是大部分事情,只能“尽心焉耳矣”。为什么?因为时势,因为客观条件,因为机遇,这些都不是个人所能掌控的。

很小的事就能毁掉一个人的远大规划。比如说早逝,再比如身体多病,或者失明了。在乱世,在战争年代,人命不值钱,一些本来可以有更大建树的人,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。哲学家王弼只活了二十三岁,诗人李贺活了二十六岁,夏完淳抗清被杀时才十六岁。魏晋易代之际,嵇

康、何晏都不幸横死。弥尔顿双目失明,他的杰作《失乐园》靠他口述而由他人记录,才得以完成,这样的不幸中之大幸,千万人中不可得一。陈寅恪也一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们生活在还不错的时代。

宋朝江西派的几位大诗人,黄庭坚活了六十岁;二陈,陈与义和陈师道,都只活了四十九岁;曾几,像他的学生陆游一样,年寿甚高,活了八十一岁。这四位,我都很喜欢。文学成就和年岁关系不那么大,陈与义的成就比曾几大得多。但仅就个人而言,如果陈与义活到八十一岁,而曾几英年早逝,情形肯定和现在大不相同。有些人一辈子只在重复自己,那么,年岁的长短造成的区别,并没有多大;有些人不断进步和变化,那么,时间就太重要了。

人无从预料自己能走多远,如果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停滞甚至倒退,那是非常痛苦的。那就放下担子,像孩子一样自由地玩耍吧。

假如如科幻小说所设想的,存在一个平行时空,我希望曹丕多活二十年,王安石多活十年,我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,不仅仅是多出一本书或几十首诗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人与人越来越疏离,互相珍重成为奢侈的事。文化传承

的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,就像生命的延续,但在今天,这样理解显得很荒唐,因为人们没有这样的意识,也没有这样的需求。

如此,就用得上古人的陈腐格言:庄敬自强。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,就做下去吧。

人对自己看得明白,有信心,是很不容易的事。人若想有所得,必须有忍受和坚持的准备。播下种子的人,未必可以看到种子长成树,开花,结果,但你知道这事是好的,那就去做。有些事是立竿见影的,有些则不是。但做了,你心安。人的一生,不过百年,回首去看,修如驰马,尽到了责任后的心安,算是最好的回报。

穆旦(查良铮)先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偷偷在纸片上写诗,家人担心,劝他不要再惹麻烦,他说:“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。”他的夫人周与良回忆说,他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遗作,都是背着家人写下的,“在整理他的遗物时,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,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,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标题,另一些可能也是诗的标题,没有找到诗,也许没有写,也许写了又撕了,永远也找不到了。后来我家老保姆告诉我,在良铮去医

院动手术前,那些天纸篓里常有撕碎的纸屑,孩子们也见到爸爸撕了好多稿纸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穆旦诗文集》里,收了一页《穆旦晚期诗作遗目》,说其中很多已经“佚失”。这是遗失的足迹。

多年前看歌德的自传,不怎么看得下去。现在想来,是专注于前瞻的缘故。现在学会了向后看,学会了倒退,这是最值得庆幸的进步。五十岁对我是一个大转变,好多事情终于看明白了。其实以前也不是看不明白,只是不肯承认,还抱着侥幸心理,还胡乱怀着希望。希望当然是个好东西,人不能丧失希望。但关键是,不要期待和相信奇迹,希望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。有时候,人勉力向前,不免带有媚世或求实际利益的成分。认清了这一点,人就自由很多。时间之河向前,那么有时候,人的向前不过是顺流而下罢了。相反,人要向后看,向后退,便如逆水行舟,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。

人生如戏,有人演过三幕就被赶下台,他抱怨说,我还没把五幕演完呢。奥勒留说,人生之戏,三幕于你已是完整的,你演几幕不是你能决定的。所以,接受事实,把你的戏演好吧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点滴

情郎

□ 吴敏

明末左都御史赵南星,受阉宦魏忠贤迫害,削籍遣戍山西代州后,以“清都散客”为笔名写了一本《笑赞》。其中一则,记北齐皇帝高洋之事。高洋有一薛美人,素所钟爱,偶因小过,便雷霆震怒将美人肢解。后高洋想念美人,把她的大腿骨做成琵琶,每弹辄叹:“佳人难再得。”赵南星赞曰:“易求无价宝,难得有情郎。”

将美人肢解,做成琵琶,一唱三叹,其戏谑性更高,还是凶残性更高?《笑赞》不是逗笑之书,是赵南星于风烛残年、孑然孤身和极端抑郁之中写成。长歌之哀,过于痛哭;嬉笑之怒,甚于裂眦。信然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小梦

□ 丰子恺

没有人确切地知道:人从什么年纪开始有梦。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,不管是造梦的年华,还是过了造梦的日子,梦总会偷偷地,如一叶轻舟,荡入我们的生命里。尽管梦是如此易破,醒来却又如此无处追寻,但人绝不因此而不再造梦。人已和梦结下不解之缘。你不要说:“我早没有梦了。”

拈花微笑,是心与心的沟通,是大彻大悟。拈花小梦,该是宁谧安详,一派天真。

嘘!放轻一点,让这梦更甜!更愿你也有一个如此小小的梦!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含笑花与含羞草

□ 胡安运

含笑花与含羞草,好像一对美丽而多情的姊妹,阳光下,月影里,明丽多姿,笑而无声,羞涩无语,是这样的矜持这样的含蓄这样的耐人寻味。

我想,人生含笑,才能像花一样美丽吧。你如果不能挺拔参天,就应该做一棵常绿的灌木,就像这一棵含笑花树,不与松柏比坚忍耐寒,不与橡树较劲高大伟岸,就在自己这二三米的尺度里,沐阳光经风雨,同样活得欣欣向荣活得枝繁叶茂。

含笑,给我们诠释了一种明朗向阳的生命状态。她洁净无尘,色润如玉;她芬芳怡人,幽香若兰;她热爱光明,向阳嫣然;若小家碧玉,临风而莞尔;似大家闺秀,端庄而雅丽。

生命含笑,笑得淡然笑得纯净笑得优雅,没有一丝浓妆艳抹的轻浮与招摇,没有一点春风得意的夸饰与骄狂,在一个浮躁的时代,依然保持一种典型东方人的内敛含蓄的美。

含蓄,也不失于大度。生命即使被束缚于一院之内一盆之中,不能在旷野自由蔓延,也能够在这几尺方圆的天地里,临风而歌,沐雨而笑,花朵照样开得大大方方热闹闹,幽香一样飘得满院满巷沁人肺腑。于人,这不也是一种很难得很宝贵的品格吗?

无论高低,不管大小,不管生命历经怎样的大起大落,在哪里都能含笑绽放,在哪里都能幽香飘扬。人生含笑,生命何怨!

而含羞草却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,容易受触动容易被感染,知羞怕丑,是一种活得很有个性的生命。

文苑

然而,虽为野草,仍有一种倔强的品性。

即使长在贫瘠的山坡,也依然开出非常美丽的花朵,有的洁白的粉红,玲珑细腻,十分精巧,宛若一朵幸福花,只有天然的妙手才能剪得如此精品。那翠色叶片,若一双双娇嫩的纤细手,伸展着复合着,捧起晶莹的露滴捧起暖暖的阳光;又像一只只碧绿的翅羽,正在舒展青春欲飞的翅膀,想要飞过春天的山坡去寻找心灵的故乡。

在乡间,含羞草一向被认为是一种贱生的草,生于荒芜环境贫瘠,常被车马常遭践踏。难能可贵的是,在荒芜和杂乱之中,她却绽出了自己粉色的柔情,显露自己合欢一样的幸福与美丽。这,也许就是草根一族的天性:位卑心高形贱质贵,贴近泥土活出自己。

人生世间,也应有这样细腻柔软的心,对身边的一切有所触动有所感应,怕羞知耻,心地虔诚,活得自然而有尊严。

人生非草木,草木亦含情。生命含笑,笑出心底的欢乐,笑出生命的蓬勃;若草含羞,体察世间荣辱,活出生命的本色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不完美的日记

□ 夏福琴

人物

人的一生多少会经历点“傻事”“污点”,平凡百姓如此,国学大师也不例外。

读书、治学、写作,贯穿了季羨林的大部分人生,他一向严谨,文章写完后,“调减删换补”是常态,所有的稿子,他都要仔细斟酌、反复修改,才让发表。

2003年,有一家出版社找季羨林洽谈,希望能出版他的《清华园日记》,以满足读者对大师青春往事的好奇心。季羨林二话没说,痛快地交出了原稿。不过,编辑在审稿时看到很多内容却忍俊不禁。原来,当年在清华读大学的季羨林,跟平常的小年轻无异,有很多青春期的叛逆:骂老师、看大腿、做“春梦”……编辑征求季羨林的意见,希望能对日记的内容做一些调整,使之更加符合他的大师身份。可季羨林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,坚决不同意。他说:“交出日记之前,我考虑了一下,决定一句话也不删,一个字也不减。真实的我,七十年前不是圣人,今天不是圣人,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。”

最终,编辑遵从了他的意愿,在未作任何粉饰的情况下,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日记的内容。没想到,这本书在读者中反响强烈,大家都说更喜欢这样的季羨林,大师原来这么接地气。

季羨林一生创作严谨,但是对自己“并不完美”的日记不肯删减一个字。不擅自抹去自己生命成长中的任何痕迹,即使它有缺陷,因为真实,就是人生的一道风景线。

——摘自《党员文摘》

